

YUEDUXUE XINLUN YUEDUXUE XINLUN

曾祥芹 主编

阅读学新论

语文教育与探索丛书

YUWEN JIAOYU YANJIU YU TANSUO CONGSHU



语文出版社



语文教育研究与探索丛书

YUE DU XUE XIN LUN

阅读学新论

主 编 曾祥芹

副主编 甘其勋 王继坤

著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龙	王松泉	王钦韶	王继坤
韦志成	卢正体	甘其勋	刘孝学
陈才生	李维鼎	李德成	孟昭晋
晏茂心	徐林祥	顾菊生	崔应贤
曾祥芹	韩焕昌	傅炳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学新论/曾祥芹主编.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9.9 (语文教育研究与探索丛书)

ISBN 7-80126-523-8/H·128

I. 阅… II. 曾… III. 汉语-阅读教学
— 研究 IV. H.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中心核字(1999)第 18271 号

语文教育研究与探索丛书

YUE DU XUE XIN LUN

阅 读 学 新 论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19.375印张 486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导 论

建立民族化现代化的阅读学

汉文阅读学,作为汉民族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文章学的一门技术科学,必须寻求自己的民族特色,建立现代化的科学体系。这是亿万汉文读者、特别是中国阅读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科学学告诉我们:一门独立科学的形成,必须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迫切的社会需求、严密的逻辑体系、显著的生产效益,否则,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第一节 汉文阅读学的研究对象

“汉文阅读”是与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阅读”相对提出来的。意在标明中国阅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显示中国阅读学的民族特色。当然,拥有 56 个民族的中华语言文字并不局限于汉民族语言文字,此外,还有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朝鲜文、苗文、景颇文、布衣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傣文、壮文、拉祜文、彝文、黎文、白文等 22 个少数民族的 30 种现行文字(一个民族使用多种文字);但是,汉文在现今世界上历史最久(6000 年),使用人口最多(达 16 亿),使用地域最广(遍及五大洲),

其人文价值也特别大。国内外公认,汉文是华文的代表,中国阅读学可以而且应该以“汉文阅读学”为主体。

“汉文阅读”又是与“汉语听知”相对提出来的。意在把中国阅读学研究对象的限制在汉民族书面语言的范围,表明对有声无形的口头语言的“听”和对有形无声的书面语言的“读”,是有区别的。“语文阅读”的提法,严格讲欠准确。按照“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规范,“语”只能听,不能读;即使朗读、吟诵,也是把“文”转化为“语”,以“听”为中介,“读”的对象仍然是,也只能是“文”。“汉语速读”的提法,仔细想也欠准确。快读最忌音读,“语”是无法“视读”的。必须把阅读对象和听读手段区别开来。

“汉文阅读”更是与“汉文写作”相对提出来的。意在强调阅读并非写作的附庸,而是写作的基础和写作的归宿。阅读,作为精神产品的消费和再生产活动,要经历“文→意→物”的过程,恰好是“物→意→文”写作过程的逆向运转,它与写作虽然有连贯和交叉,相依相促,但是各有其研究的特殊对象,各有其心智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汉文阅读学可以而且应该与“汉文写作学”彼此独立,相生相长,结为语文母系统下的兄弟学科。

“汉文阅读”的“文”,包括四个意项:

一指“汉文字”。就是说,“汉文阅读学”研究的语种对象是以汉字为主体符号的读物。汉字,作为图形文字、拼形文字、表意文字、族化文字、语素—音节文字、复脑文字,有许多与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由此带来一些阅读的优势。凡是汉文字占住主体的读物,不论图文并茂的读物,汉英文相配的读物,文言文读物,白话文读物,印刷文字读物,屏幕文字读物,都在汉文阅读研究的客体对象范围之内。

二指“汉文章”。就是说,“汉文阅读学”研究的文体对象之一是用汉文字组成篇章结构的、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表达主观情思的各类实用文章作品。单篇的文,成本的书,记叙、说明、议论等

普通文,新闻、史传、学术等专业应用文,社会科学读物,自然科学读物,都在“汉文章”之列。文章阅读是文体阅读的主阵地,其范围最广,汉文阅读研究必须关注和解决文章阅读的各种实际问题,开发这片半开垦的处女地。

三指“汉文学”。就是说,“汉文阅读学”研究的文体对象之二是用汉文字写成完整篇章的、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表达作者审美理想的各类文学作品。诗歌、词曲、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都在内。文学作品的赏析,文学批评的发达,论著汗牛充栋,使“文艺鉴赏学”早已独立,但纳入汉文阅读学体系,还应做出新的概括。

四指“汉文化”。就是说,“汉文阅读学”研究的整体对象是由汉文字、汉文章、汉文学综合形成的汉民族阅读文化,包括汉文阅读客体、阅读主体、阅读本体三大块。阅读作为社会文化现象,是从文字作品中获取信息的读者群体,为追求真善美而展现自己本质力量的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读书人口,在与汉文章、汉文学长期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形成了新陈代谢的民族阅读传统。这些中华读者和汉文读物相结合的阅读过程,这些各类读者与历代作者相交往的情思转换过程,这些汉文阅读活动给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所带来的社会效益,都在汉文阅读学研究之列。

第二节 汉文阅读学的社会需求

阅读行为本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产物,自然,阅读学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产物。恩格斯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我们之所以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阅读学,简言之,就因为它是汉文阅读社会化、科学化、民族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一、营造“阅读社会”,适应“知识经济”时代

“阅读社会”这一新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0 年第 16 届大会上确立的。它与中华传统的“书香社会”一词相吻合,其意是指全社会人人读书,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江泽民 1998 年 12 月 22 日视察北京图书馆时指出: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知识。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人们多读书,大兴勤奋学习之风。如果十二亿人民中,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我们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就大有希望。

社会的知识化要求阅读的全民化。这种阅读的生活化、社会化,正是劳动“智化”程度和生活“文化”程度日益高涨的标志,它使工作中的“业务阅读”和闲暇中的“业余阅读”连贯起来,充实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使全体劳动人民走向知识化。向“阅读社会”迈进,已成为人类阅读追求的理想境界。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是以“无形资产”为主的经济。由于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使知识、信息提供的生产力日益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的关键因素。因此,21 世纪被称为知识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学习化社会。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获得知识、信息的基本途径就是阅读,而阅读作为学习之母,教育之本,与“知识经济”腾飞关系至巨。只有营造“阅读社会”,做到“全民读书”,“知识经济”才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国运之兴,科教为本;文明昌盛,读书为先。“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着“知识工程”的实施。1994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最

早进行实验,效果显著。1997年1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九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并于当年6月在兰州召开全国会议进行部署。经一年多努力,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及日常工作机构;作为实施“知识工程”主要组织保证的“中国读者协会”也正在组建中,其奋斗目标就是掀起“全民读书”高潮,朝着“阅读社会”的方向迈进。

掀起“全民读书”活动,需要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迈向“阅读社会”,引导读书人口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乐读书,必须研究“阅读”本身,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努力用“阅读科技”来指导学校阅读教学和社会读书活动。

· 二、建立“汉文阅读科学”,培育“中华读书人口”

12亿自然人口的中国,摘掉文盲帽子的真正“读书人口”目前只有8个多亿。在物欲横流的影响下,社会上尚未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读书的硬件、软件设备较差。图书市场、图书馆的供应未能满足读书人的需要。8亿多人的读书队伍,虽然有一批报刊(如《中华读书报》《文汇报读书周报》《读书生活报》《中学生阅读》《读书》《读者》《书评》《书林》《书友》《书品》《书屋》《名作欣赏》等)的思想滋养,但多数读书人缺乏用“阅读学”指导阅读的自觉意识。国内110多种辟有“阅读”专版、专栏、专页的报刊杂志,多是图书评论、读书生活、出版消息、学者动态、作品分析一类的文章,而在建立“汉文阅读科学”上下功夫的仍然较少。众多的语文教学杂志,在刊登阅读教学论文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阅读是写作的附庸”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培养自读能力”的目标教学意识仍不够强烈,因而表现出几种偏颇:重文学阅读研究,轻文章阅读研究;重阅读经验介绍,轻阅读理论探讨;重阅读应试训练,轻阅读素质教育。

从总体看,教育界、出版界、文化界的领导、教师、编辑、学者,还不能有力地扶植和支持“阅读学”的发展。中国“读书人口”比例偏低,人均购书数量处于较低水平,阅读理论素养与国民阅读活动的规模很不相称。清醒地看到这个文化背景(即阅读国情),会使我们认识到培育“中华读书人口”任务的繁重,认识到营造“书香社会”的艰难,认识到提高阅读理论水平的迫切,将激发我们建立“汉文阅读科学”的历史责任感。

三、寻求“汉文阅读民族特色”,自立于世界阅读学术之林

1996年1月,“国际阅读协会”(Ira)已成立40周年,而1991年刚成立的中国阅读学研究会(Cra)连会员国还不是。西方阅读研究从1879年冯特的实验心理学诞生开始,已有120年的历史,诸如阅读心理学、阐释学、接受美学、阅读社会学、快速阅读学等,实验频频,硕果累累,确实走在我国的前头。西方阅读学诞生百年后的中国,即197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还没有“阅读”的辞条,更谈不上“阅读学”了。我国幼儿阅读研究,曾被视为禁区(即认为学龄前儿童不宜识字读书),尚未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普遍支持和大力扶植;而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7年2月4日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要使全美8岁儿童学会读写,12岁少年联机上网接受多媒体网络化教育”。国内与国外在阅读学研究上的差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要迎头赶上国际阅读研究的脚步,中国阅读学研究者必须急起直追。

1991年12月4日,中国阅读学研究会首任名誉会长张志公教授在中国第一套《阅读学丛书·总序》中写道:“从原则上说,建立我们自己的阅读学——符合汉语汉文特点的、符合国情的、符合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阅读学是十分必要的。”(曾祥芹、韩雪屏主编《阅读学原理》第2页)张志公所提出的“三符合”的阅读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汉文阅读学”。他反复强调:“语文是个民族

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我和传统语文教育研究》)有的同志认为:中国人研究阅读,当然是汉文阅读,不必要在“阅读学”前面加上“汉文”二字。这种见解,一没有注意到不少中国人也在研究外文阅读的事实,二没有区分阅读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根据张志公先生耳提面命、口述笔写的一贯思想,在建立适应于世界各国语种的“一般阅读学”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讨符合汉文特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汉文阅读学”。它与那种入门性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一般阅读学”到“汉文阅读学”是认识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当我们已经建立了“一般阅读学”之后,就应以一般阅读学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汉文阅读学”进行研究,找出汉文阅读学的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一般阅读学,而使一般阅读学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教条。因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全集》第10卷)汉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至今已公认为“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汉文阅读学植根在中国的土壤之中,与中国的传统阅读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其中的糟粕逐渐淘汰,其中的精华不断在新条件下闪耀光彩。我们只有拿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阅读学”,才能走向世界,加入“国际阅读协会”的队伍,补充、丰富和发展国际阅读学,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阅读学术之林。

四、发展已有阅读学研究成果,促进汉文阅读学的现代化

总结中国 20 世纪汉语文教育独立设科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一句话:汉语文教育(其首要组成部分是汉文阅读教育)必须追求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结合。

汉文阅读的现代化首先要求吸收中外阅读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依照中国古代先哲“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现代化的汉文阅读应该“多元互补”,博采众长,研究者必先担负起中西阅读文化沟通的崇高使命。先进的科学的阅读文化,总是具备一种开放意识的品格,注重于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如前面提到的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阅读心理学、阅读社会学、快速阅读学等,确有许多中国缺乏的营养需要吸收、借鉴,为我所用。

然而在吸收西方阅读文化的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移植多于化用、模仿多于创造的缺憾:如借鉴伊瑟尔的“读者重构”,轻看了孟子的“以意逆志”;拿来姚斯的“接受悖论”,淡忘了古老《易经》上的“见仁见智”;引进利科尔的“回环解释”,忽略了刘勰更早的“探本穷末”;借用欧美速读的“面式阅读法、鉴别阅读法、整体阅读法”,却冷落了自己早有的“一目十行法、循章归旨法、意会神摄法”,……这种汉文阅读研究中的“失语症”,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至今只有“进口阅读学”,而没有“出口阅读学”。

还应看到“殖民文化”倾向在阅读文化领域的消极影响:西方霸权主义者总是沿着由“话语”(文字符号系统)到“话题”(民族文化思维和价值的系统)的方向来推行其文化侵略,致使发展中国家的母语在削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逐步发生变形和变质。在接受和消除殖民文化的影响方面,阅读行为首当其冲。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像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的阅读文化,就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任何阅读文化都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实践过程,没有一种文

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民族阅读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发展历程长短、历史积淀厚薄的差异。汉文阅读学建设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阅读文化的沃土之中,维护祖国阅读文化的纯洁,抵制殖民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吸收新鲜的营养以丰富我们的民族阅读文化。我们建设的“阅读文化”,应该是“太阳型文化”,靠自身发光,而不是“月亮型文化”,自身不发光。

现代汉文阅读总是受传统阅读文化的塑造,是有生命力的传统阅读文化在新时代的一种发展形式。脱离民族优秀阅读传统的脉络,追求超越历史的、空灵的汉文阅读现代化是不可能的。把“传统”和“现代”当作两个互不相容的范畴,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跨入 21 世纪的汉文阅读研究,必须坚持现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

改革开放 20 年,我国汉文阅读学研究已走过了孕育、初创、形成、发展的艰难历程,出版和发表了 120 多部阅读学论著或教材及 1500 余篇阅读学论文,成就是空前辉煌的。但是,在神州大地上刚刚崛起的汉文阅读学还十分稚嫩,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毛病,需要我们补苴罅漏,不断完善,自我超越,发展现有的阅读学研究成果。因此,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决定组织全国学术同仁,重新编著“汉文阅读学大系”13 种:《阅读学新论》《现代阅读学教程》《汉文阅读心理学》《汉字教育学》《汉文阅读教育学》《汉文阅读学习学》《实用文章阅读学》《汉文快速阅读学》《汉文阅读测试学》《阅读创造学》《汉文阅读文化学》《比较阅读学》《中国阅读学史》。只有拿出像样的“货色”来,得到社会的承认,转化为成功的实践,汉文阅读学的现代化才不是一句空话。

第三节 汉文阅读学的内容体系

《阅读学新论》列为“汉文阅读学大系”的核心课题,占住首要位置,理当追求“形而上”的“学”的品位,除了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深远的社会需求之外,还要有充实的科学内容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我们坚信“阅读本体是阅读主体和阅读客体的辩证统一”这条真理,它不但从主客关系的本体论意义上回答了阅读是什么的问题,而且从主体间关系的认识论意义上揭示了阅读的社会本质。本书坚持采用《阅读学原理》中已经树立的阅读“三体”哲学构架,按“阅读客体、阅读主体、阅读本体”的顺序排列三编,而把“阅读本体”编摆在中心位置,占住全书的主要篇幅。

一、“阅读客体”编

阅读客体包含阅读对象、阅读环境、阅读时间三大要素。因为阅读活动不仅是读者和读物的闭合系统,而且是读者在一定的环境中、在时间的链条上、与作者进行交往的开放系统;阅读工具仅仅是读者和读物建立联系的中介。这样既纠正“阅读客体等于读物”的偏狭观念,又澄清“阅读工具属于阅读客体”的混沌观念。在阅读客体系统研究中,我们把重点放在“汉文读物特点”的阐释上,因而着力说明汉文字、汉文章、汉文学的阅读特色。

“汉文读物纵横论”,旨在宏观地了解汉文读物的特色:首先阐释“汉文读物”的内涵和外延;再从纵向考察汉文读物的历史演变(书史),继之从横向分辨汉文读物的各种类别;然后从整体上认识汉文读物对读者的制约作用,以此树立起尊重读物的辩证唯物主义阅读观。

“汉字认知特点论”,意在从语言文字学的视角,微观地透析汉

文读物的基础元件——汉字的特点和优势;进一步系统把握汉字认知的特点和规律;然后凭借汉字认知特点、规律来优化识字教学,为阅文、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建立汉文阅读学的奠基石和突破口。

“文体阅读差异论”,由识字进入阅文、读书,专门探讨组成篇章和书本的汉文字作品的文体特征。按照“一语(汉语)双文(文章和文学)”的语文观,分别从文章学、文艺学的视角,讲解文章阅读和文学阅读在阅读目标、阅读思路、阅读技法、阅读创造上的差异,旨在说明文体对阅读的制约作用。针对“阅读悖体”的通病,强化读者的“阅读辨体”意识,以此竖起“文体阅读学”的理论框架。

“汉文阅读环境论”,意在从社会学的视角,由近及远、由静到动,宏微结合地说明阅读环境对读者阅读的制约作用。先谈语言环境对汉文阅读的解释功能和过滤功能,再说书房、书院、书市等物理环境对汉文阅读的间接熏陶和影响,后着重阐明政治、教育、科技等社会环境对汉文阅读的主控作用和促动效应。根据读者和环境互相创造的观点,特别强调优化阅读的社会环境和高扬读者的主体意识,从而为“阅读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一个“营造书香社会”的崇高主题。

“汉文阅读时间论”,意在从时间学的视角,由大到小、由知到行,用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哲学观来讲解社会的阅读时间,人生的阅读周期,人体的阅读节律,单位的阅读时效,以期达到科学地运筹阅读时间之目的。

二、“阅读主体”编

阅读主体包含读者的素质类别、生理机制、心理动力、智力技能、创造品格等方面。阅读,作为人脑的物质活动,必有其生理机制;作为复杂的精神活动,必有其心理动程;作为求知、开智、立德、审美的手段,必有其智力操作技能;作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行为,

必有其生产、创造的潜能。与阅读客体相比,阅读主体研究更为重要,必须明确一个合格读者的基本素养。

“汉文读者类别论”,从读者类型学视角,试图对世界上最大的读者群体——中国“读书人口”进行宏观的分类:按阅读时态,可分为可能读者、现实读者、完成读者;按读者年龄,可分为幼儿读者、少儿读者、青年读者、中年读者、老年读者;按阅读需要,可分为生活读者、工作读者、专业读者、专家读者;按读者素质,可分为求真读者、向善读者、审美读者。读者分类的目的在于有层次地进行阅读的素质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的读书活动。

“汉文阅读生理论”,从脑神经生理学视角,揭示阅读活动的一般生理机制,尤其是汉文阅读的特殊生理模式。根据阅读是眼、脑、口、耳、手、脚协作的全身心活动的特点,必须依次了解视觉、听觉信息通路及其信息加工的过程,明白躯体运动的信息功能,尤其是言语运动中枢的信息摄取机制,特别是大脑两半球在吸收文字作品信息时的分工合作原理,突出汉文的精读、快读有利于左右脑协调发展的“全脑”优势。

“阅读心理动力论”,从德育心理学的视角,揭示阅读活动的一般心理动力,包括阅读动机的孕育,阅读兴趣的培养,阅读情感的激发,阅读意志的磨练。其重点是总结我国传统阅读理论中关于阅读意向品质(即非智力品质)的精辟言论和典型实例,提炼出汉文阅读的态度情感模式。

“汉文阅读智力论”,从智育心理学的视角,揭示阅读活动的一般智力技能,特别是汉文阅读的认知心理模式:读者与读物、作者、社会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广阔思维空间是阅读智力活动的动因;阅读时还原、诠释、再现、重构的“理解”过程是阅读智力活动的核心;从读物中发现“新我”和“新世界”,并创造性地迁移于“应用”之中,是阅读智力活动的归宿;再现与重建、开放与内敛、吸收与表达,则是阅读智力的基本品质。

“汉文阅读创造论”,从创造学的视角,依据汉文智读的优势,综合阐述阅读主体素养的最高境界——阅读创造能力的形成:既揭示其准备、酝酿、明朗、验证的创造过程,又阐发其置换、组合、发散、迁移等创造原理,还要抓住创造思维能力这个关键,指出如何发挥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的各自优势,多元互补,揭开创新之奥秘。

三、“阅读本体”编

阅读本体研究是汉文阅读学的主体部分。按照现代科学的完整建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阅读本体编应展开三个层级:阅读原理篇;阅读技法篇;阅读教学篇。学习和研究汉文阅读学,绝不能淡化汉文阅读本体,务必整体把握其三级结构体系。

1. 阅读原理——汉文阅读的基础科学

阅读原理包含汉文阅读的本质属性、完整过程、基本规律、社会价值、文化底蕴、审美意义等专题。在中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将尽力吸取我国学者阐发这些问题的理论精华,去丰富一般阅读学的基本原理,注入中华民族阅读文化的血液。

“汉文阅读本质论”,是承上启下的枢纽章,它把“阅读客体”编和“阅读主体”编结合起来,构成“阅读本体”编的发端,说明汉文阅读的本质要从四维视野,即读者与读物、读者与作者、读者与社会、读者与自我之间的必然联系去把握。阅读行为不但是因文得意的心理过程,是缘文会友的交往过程,而且是书面文化的消费过程,是人类素质的生产过程。汉文阅读除了共同本质以外,还带上中华书文化的某些特殊本质。

“汉文阅读过程论”,从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双视角,来全面描述汉文阅读活动的全过程,以纠正现有的“单程阅读论”“半程阅读论”和“模式化阅读过程论”。广义的阅读过程包含始前准备、正式阅读、末后储用三大阶段;狭义的阅读过程则指正式阅读阶段,

它是心智和行为的递变过程,是意化和物化的双重转换过程。这种阅读过程的常规模式,往往随着读物特征、读者素质、阅读目标、阅读方法的不同,产生阅读过程的特殊变式。

“汉文阅读规律论”,将根据阅读的本质,顺应阅读的流程,按照“感受→领悟→活用”的三级飞跃,概括出“感言辨体、人情得意、运思及物”三条阅读基本规律。每条阅读基本规律分别派生出三项阅读原则:语境定义,意会神摄,经验汇兑;遵路识真,阐幽发微,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类化迁移,切己体察。每项阅读原则又依靠相应的阅读方法来贯彻。如此分层组合成阅读的系统规律。

“汉文阅读价值论”,将依据阅读价值的特性,从阅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双视角,来论述阅读在“完善读者自我”和“促进社会文明”中的积极作用。阅读既有求知、开智、立德、审美的育人成才价值,又有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的经国济世功能。树立正确的阅读价值观,将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读”的问题。它对培育“读书人口”,营造“阅读社会”,具有“动力学”的意义。

“汉文阅读文化论”,要从文化学的视角,来观察思考汉文阅读这一民族文化现象,试图嫁接出“汉文阅读文化学”的胚芽。利用中国文化学的丰富资源,可以认定,“阅读文化”是读者群体为追求真善美而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精神生产活动,它主要由阅读物化产品、读者阅读观念和阅读行为方式结构而成,表现为教育准备、管理应用、文化消闲、科学创新四个基本类型。阅读文化学应有自己的学科任务、研究方法和文化自觉。

“汉文阅读美学论”,要从美学的高度审视汉文阅读活动。汉文阅读美学作为阅读美学的一个分支,既含有阅读主客体审美关系的一般规律,又含有汉文读物的特殊美质和汉文读者的特殊美感,以及汉文阅读主客体之间互动、交融所带来的特殊审美享受。对于汉文章和汉文学作品的阅读,又有着不同的审美内涵和乐趣,由此形成汉文阅读美学的两大类型。把握文体阅读审美的民族特